

A CAZ FLOOD MYSTERY

凯茨·弗拉德探案集

〔英〕亚莱克斯·齐冈 著 张晶 新苇 译

鱼

狗



A CAZ FLOOD MYSTERY

凯茨·弗拉德

[英] 亚莱克斯·齐冈 著

鱼
KING
狗
F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鱼狗/(英)齐冈著;张晶,新苇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凯茨·弗拉德探案集)
ISBN 7-5014-2210-9

I. 鱼… I. ①齐…②张…③新… III. 长篇小说: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N.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151 号

合同登记号:图字:01-1999-2038 号

鱼狗 齐冈 著

责任编辑:杜卫红 晓潇

封面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28 千字

插 页:2

印 张:10.25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210-9/I·894

印 数:5000 册

定 价:17.00 元

鸣 谢

我谨向东西萨塞克斯郡工程师联合会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克里斯·巴那德和迪·罗伯特斯，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理论知识、帮助、专业方面的咨询，还有，借给我一顶安全帽。

特别感谢彼得。

很少有人懂得什么是绝对的幽暗。

它不是夜晚森林中的漆黑一团；
毕竟遥远的月亮和星辰终会出现在森林之上，
还有微弱而神奇的稳秘之城的折光。

它不是黑暗的禁闭，纵使那里伸手不见五指，
因为禁闭之外尚有光明的存在。

无论何等深邃，何等寒冷，岩洞都称不上绝对的幽暗，

因为洞外还有归路，引领我们返回世界和它神秘

的生命磷光。

真正的幽暗是一种绝对的，绝对的虚无。

这幽暗是光明之力的彻底消逝。

你将跌入无尽的深渊，直到一切的一切归于虚无。那里

视力将完全丧失而其他感官活跃无比。

那里，嗅觉活跃因为气味

尚存；那里，触觉活跃引发惊惧因为所触之物尚存；

那里，听力活跃

当回声的回声响起，不停地发出嘲弄的鸣响；

你孤立无援，惊恐万状，你向我开放

现在，你意识到你是我的。

听着我的声音。听着。我拥有了你。



弗拉德从公寓的窗口俯视着布赖顿。8点的时候，天空中还阴云密布，一场毛毛细雨把街道洗刷得干干净净，但此刻已是雨过天晴，有气无力的太阳总算完全露出了云端。现在是9点—元旦的9点。弗拉德把杯里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抓起了汽车钥匙。她仿佛听见父亲、赛跑教练和内心良知三种声音在议论着。

“一定要从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

“一定要从一月份的第一天开始。”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今天会不舒服的，弗拉德，所以9点5分你出去，上车，把车开出布赖顿，来次长跑。”

“在高地上跑上15英里会很有效，凯茨。跑的时候悠着点儿。”

8点40分时，她才一丝不挂地从床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向厨房，打开电热壶，把两片面包填进烤面包器。她机械地做着这些事，甚至没停下脚步。然后回到了起居室，向剩下的最后一只粉色绒毛猪道了声早安就一头钻进了浴室。上完厕所，弗拉德往脸上擦了些水。随后，壮大胆子向镜子里瞥了一眼。镜子里，她的样子可真是不太妙。

她用湿漉漉的手指理了理头发——一头金发看上去灰蓬蓬的，失去了往日金黄色的光泽。“也许是光线不好。”她自我安慰地想，贴近镜子开始仔细地端详自己。

她的眼睛恢复了蓝色——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但舌头却



出了点儿问题。她看到的舌头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印象中自己的舌头是粉红色的，她怀疑这个满是舌苔的舌头还好不好使。最好先试试看，8点45分了，而且时间还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她咳嗽了一下，说出了沙哑的第一句话：“弗拉德警探……”

嗓音如此沙哑让凯茨有些吃惊，但舌头毕竟还是好使的，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她也视着镜中自己的形象：“凯茨·弗拉德，你真让人恶心。这难道是一张英国赛跑运动员的脸吗？”

她扒开自己的下眼睑，“噢，上帝！”眼睑里全白了，微微泛黄，上面只有一点点红红的、弯弯曲曲的血丝。新年第一号决定是什么呢？

回到起居室时，凯茨提醒自己：“我一定要戒酒，再也不喝酒了，决不喝了。”她坐在床上，套上了一条白色内裤。然后把跑步用的东西收拾在一起，准备吃早饭。

“我一定要戒酒，再也不喝酒了，决不喝了！”她嘴里念叨着进了厨房。面包烘烤器砰地响了一声，面包烘好了。

她随手关上了电热壶。

“到伦敦马拉松赛结束之前我决不喝酒了。”

她把水冲入速溶咖啡。

“只在特殊场合才能喝酒。”

吐司上涂了薄薄一层弗劳拉人造奶油和一点点蜂蜜。

“如果出去的话，可以喝点儿葡萄酒，但只能在吃饭时喝，还有，只在星期六才可以喝。”

凯茨打开冰箱看了一眼，没有牛奶。“妈的！”她狠狠地摔上了冰箱门。

她曾下定决心从1993年起决不再吐脏字，可甚至还不到



9点，这个决心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她小口地抿着黑咖啡。心想：“真可悲啊，弗拉德，连你也这样！”咖啡太烫了。她向杯里轻轻地吹着，尽量把这事儿往好里想。这的确是件好事，她必须早点儿结束一些无碍大局的誓言，好把精力集中在几个重要的誓言上面。

她一边喝着黑咖啡，一边最后澄清了第一号决定。“不可喝醉，也不可一个人喝酒，周末即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除外；庆祝一个大案告破或出去赴约除外。”她打算走之前把这个决定写下来。

凯茨渐渐清醒过来了。她走到奈德牌激光唱机跟前，打开唱机。里面已经有了一张光盘。她按了一下“开始”。这是一张波久斯的专辑——天哪！昨晚她真的醉了。她嘴里叨着一块吐司，腿高高地悬在半空，来回扭动着身子套上了一条莱克拉牌长裤。音乐响起来了。穿黑利上衣时，她打算听“纽约的童话”这首歌，于是按“track”跳过中间两首。听“爱尔兰河”的时候她吃完了吐司。然后回到厨房，刷了刷杯子。

布告板的上方贴着她在费勒姆附近参加一次比赛时用的号码和下周六的日程安排。旁边是一张单子，上面列着英国1992年女子800米前10名最好成绩，单子旁边是一幅沐浴在兰萨罗特岛灿烂阳光下的桑塔俱乐部的照片。

除此之外上面就只有两张明信片了，一张寄自佛罗里达群岛，另一张寄自葡萄牙。她打开了其中的一张，重新读了一遍上面的内容。上面写着一次航班的航班号、到港时间，要求她按时接机。瓦莱丽在旁边画了一张笑脸，也许是在告诉她他们一切正常。忽然间，凯茨感到仿佛有一股暖流在她体内涌动，令她春心荡漾。明天应该把车好好擦擦。



另一张贺卡是从迈阿密南部的普兰泰申群岛寄来的。凯茨没看背面，但她知道上面的内容。这张贺卡没有署名，开头是“亲爱的凯茨”。如果再清醒一点儿的话，这个小小的拼写错误也会让她彻夜难眠。卡片的背面写着：“天气可真好。这里的冬季是昂贵的。保重吧。希望93年我们不会再见面。”

她最终不得不把这事报告给她的上司汤姆·麦金尼斯探长。这也是作一名警察的麻烦之一，尤其对于一名女性下级侦探来说更是如此——即使你的邮件标明是私人信件，有了情况也不能瞒着不报。

2 当凯茨在下一条街的尽头猛力地推开自己车库大门的时候，她知道1993年将是她的幸运年。如果前一天晚上上床睡觉时你还只拥有一辆用了12年已经破旧不堪的MGB牌汽车，而一觉醒来却有人送来了一辆崭新的英国产绿色马自达MX5型跑车，而且这辆汽车将归你所有而你却不必要花一分钱，而且3年内你还不必为验车操心，而且……

她盯着车库，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昨晚的酒精仍然在起作用，耳边仍是一片嗡嗡嗡嗡的声响。她的状态不佳，现在驾车也许会算违章。她闭上眼睛，晃晃脑袋，马尾辫在脑后左右甩了两下，脑袋嗡嗡直响，但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马自达依然停在那里。“哇，这是真的！”她钻进了车里。

凯茨把车开出车库，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猛地一踩油门，MX5引擎发出欢快的声音！当车冲到街上时凯茨的脸上露



出了会心的微笑。到了金斯广场，她把车轻快地一停然后向左打舵，再次踩下油门，她想体验一下这是什么感觉。然后放下车窗，沿着空旷的滨海大道向市中心急速驶去。车在老斯坦因向北拐，经过威斯丁和韦斯特丁，沿 A23 号公路出了城。

过了帕查姆，A23 号钻过一座桥，布赖顿 - 霍夫公路在头顶上一掠而过。然后，公路和铁路并行，经过了几家农场，在派考伯村分开。凯茨把车停下，在车边做了做准备活动，然后开始绕着田野慢跑，寻找南高地路。

上路之后，凯茨向东跑直奔迪钦比根。她见到左边有两座风车，一黑一白，就像一对小兄弟矗立在路边。小路突然转向，她也沿着小路向北，朝风车跑去。接着再向右拐，左侧是树林，脚上踩着沙砾路，天上太阳又高又亮。

一般说来，长跑时至少需要用 15 分钟才能把节奏稳定下来。一旦稳定下节奏，她就一边跑一边东张西望。最终身体会不由自主轻松自如地一直跑下去并转入漂亮的最经济的状态。然后，她会和周围世界融为一体。这正是她想找到的感觉。

右侧，太阳像一颗柠檬，高悬在天空中。天空灰里透蓝。左侧，大地突然下降，再过去一些是公路、农场、小村庄，星星点点的绿意，地道的英国式田园美景。现在，她已经完全成为这一切的部分。她自由地游弋着。

凯茨违反了规定。她在单独行动，没有带备用衣物就来到高地上，未把路线通知任何人就出来跑步。如果其他人这样做一定会受到她的责备，但是凯茨在按她自己的规定行事。她跑步的往返路线离公路不足一英里，她的腰间塞着一条用来自卫的钻石镶把的真皮短马鞭。



跑在古老而原始的高地上，凯茨不愿让自己太舒服。平稳地跑了半小时后，她开始盼着能向一段蜿蜒的上坡挑战。上坡终于出现了，她憋足了劲，陶醉在肌肉和意念的对抗中。她从腰间摘下眼镜蛇般的黑色的马鞭，轻轻攥在手指间。

大腿上热乎乎的，像是一座大熔炉。热量消磨掉一切令人不快的东西并磨炼着她，肌肉的酸痛则使她变得更加敏捷。将近山的顶点——还有 50 码——情况变得更为艰难，汗水中的乳酸开始刺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但她仍坚持着，两眼紧紧盯着远处的地平线。只要她在奔跑，只要黑色的马鞭在她手中轻轻地攥着，她就决不会感到孤单，就决不会成为歹徒手下的牺牲品。

上午，凯茨很晚才开车回家。到布赖顿的时候，时间已过了中午 12 点。汽车沿着高地路行驶，不久路易斯山就展现在面前，又翻过了一两座小山，她就轻松地回到了家。

凯茨把车停在公寓外，进门时头伸到一楼窗户外看了看动静。她感到了一种近乎性欲般的欢喜，下午一定要再开车出去兜兜风。

通常凯茨总是洗淋浴，但今天她却破例泡了个澡。泡在有点儿滑稽的粉红色泡沫里听着起居室的音响里传来的哈里·肖邦的音乐。她在浴缸沿上放了一只高级的水晶高脚杯(这是她惟一的高脚杯)。沉浸在哈里的音乐之中，不知不觉地一丝伤感袭来。她想到了男友，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她需要瓦莱丽，需要他回到自己的身边。

洗过了澡，凯茨穿了一件宽大的上面印有 Independence





(独立)字样的橙黄色T恤衫，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又倒了一杯德国葡萄酒，把哈里·肖邦的唱片换成了乔·科克尔。她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一片涂着胡椒布里干酪的脆薄饼干和从佛罗里达寄来的明信片。拾起地上的电话，打给汤姆·麦金尼斯。

探长的电话铃在空房间里回响着。凯茨等着有人接。她又默数了10声，还是没人来接，就挂断了电话，又拨通了警察局。电话铃响了15声后乔·科克尔用嘶哑的歌喉唱起了“三角洲女郎”。最后，终于有人说话了。

“这里是约翰街警察局。”

“我是凯茨·弗拉德，麦金尼斯探长在吗？”

“他今天不当班。”

“我知道，他在吗？”

“你说呢？”

“是鲍勃·艾伦吧？别他妈的兜圈子，巡佐。”

“好吧，弗拉德。我来给你接。”

滴答两声之后，她听到了汤姆的声音。他听上去十分虚弱。“你好，凯茨。”

“一起吃午饭怎么样？”她柔和地说。

“在你那儿还在我那儿？”汤姆有点儿高兴起来。

9 在汉宁顿百货商店后面，汤姆·麦金尼斯正等在唐那泰罗餐馆外面绿白相间的凉棚下。夏日里，八张桌子挤在条纹伞盖下面，餐馆的拉门大敞四开，奶油和大



蒜的气味混杂在一起从咝咝响着的炉子上散发出来，弥漫在整条街上。但是现在，这个地方空空荡荡，最不缺少的就是寒冷。

探长显得有点疲惫。消瘦的身体禁受不住白天的寒气，冻得直发抖。但当凯茨蹦蹦跳跳地向他走过来时，尽管迟到了5分钟，他还是露出真诚的微笑。她也对他笑了笑，只微露出几分歉意。

“让我猜猜。”探长说，“停车去了，对吗？”

“这是布赖顿，头儿！”

“你可能是从家走来的吧？”

“我是个长跑运动员。我讨厌走路。”

他们俩进了酒店。当凯茨经过麦金尼斯身边时，他轻快地摸了一下她的肩膀。这是个宁静的星期五。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顾客。他们挑了一个靠门的桌子，凯茨背对着墙坐下。探长建议喝杯威士忌，她点了点头。然后，她拿出明信片放在他面前。

“这是什么？”

“明信片。”凯茨仰着头慢悠悠地说，“一个喜欢佛罗里达岛的男人寄来的。”

侍者走过来，送来两份菜单和两杯双份威士忌。探长的加了冰块，而凯茨的加了加拿大干白。侍者一会儿又送来凯茨点的一瓶半升的意大利红地勤酒，一客蒜味面包和点缀着火腿和通心粉的唐那泰罗面条。汤姆·麦金尼斯凝视着明信片上的图画，读了上面的文字，然后再看看图画，看了足足有10分钟。上主菜的时候，他把明信片交还给了凯茨，深深地吸了一



口气：“一位朋友寄的，对吗？”

“你这样想，汤姆？”

“也许是个潜水员，正在尽享阳光。”

“就不能想法对付这个家伙吗？”

“无能为力。由他去吧。”

麦金尼斯注视了凯茨几秒钟，然后低头看着冒着热气的菜。再抬起头时，凯茨仍在等着他开口，叉子上卷起的通心粉停在半空。麦金尼斯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那目光看上去有点儿苍老但很快就恢复了犀利。突然，他笑起来，伸手端起了红葡萄酒。

“为你干杯，侦探。祝你健康！”

凯茨拿起酒杯，晃了晃，然后喝了一口。她说她本不该喝酒。探长问为什么，她跟他说了周日比赛的事。

“你的状态怎么样，能赢吗，弗拉德？”

“也许能得第二名，第三名，但汤姆，我不打算参加比赛。我是想带一带梅森警佐。看看能不能帮他成绩第一次提高到40分钟以内。”

“你们俩现在一切就绪了？”麦金尼斯说。

“可以了。”凯茨说，“看样子能突破40分，不会快太多，但突破40分大关应该没问题。”

“今天我办公室里的事糟糕透了。”探长说。

原以为这是个平静的星期五，但至少要有10位已喝得醉醺醺的不当班的警察不得被叫来帮忙。新年前夜不但发生了平时经常发生的一些诸如砸碎窗户、在门口撒尿、划坏人家汽车的事，而且这一夜还发生了至少5起抢劫，两起家庭纠纷和在韦斯特街上的持械抢劫。



“要是就这些，那还算是相当平静的。但除此而外，昨晚还有两起撞伤醉鬼后开车逃逸的案件；两起失踪案，失踪者至今杳无音信，我们迟迟不能结案。”

“真是好极了！”凯茨怪里怪气地说，“我还嫌我星期六当班太轻松了呢！”

“你本来今天就可以动手干，小姑娘。”

“那就更好了。”

“我们曾往你家打电话，你出去了。”

“我到高地上跑步去了，幸亏你们没找到我。”

“别高兴得太早了。其中一个失踪者你认识。”

凯茨忽然间怔住了，好像应该为不知此事而羞愧一样。

“一位名叫克莱尔·库克·布伦的女士。很显然你认识她，至少她丈夫是这么说的。他大约在11点左右给约翰街打来电话，说下午他们曾经大吵过一场，克莱尔6点后出去了。告诉他自己要出去练习12英里跑，要晚点儿回来。”

“她是个相当不错的运动员，先生。专项是半程马拉松和马拉松。我好像见过一回她丈夫。他的名字叫戴维？”

“丹尼尔。他私下里找你。有人告诉他你度圣诞节去了，周六才能回来。起初他说他等你回来后再跟你联系，但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个电话，说他要来通过官方处理。”

“他说为什么了吗？”

“因为他感觉糟透了。是吉姆·格里夫斯和他谈的话。很显然，他脸白得像张纸，而且看上去要呕吐。”

“你说有两个失踪者？”

麦金尼斯又抿了一口酒：“啊，是一个叫佩图拉·沃尔特斯的女孩。18岁。9点半离开家，告诉她妈妈她要参加在肖



哈姆举办的一个聚会，再也没回家。麻烦的是她妈妈没问这晚会到底是谁办的。这女孩也许正在什么地方和男朋友同居，甚至不知道人们正为她担心，要不然就是去了伦敦参观查菲尔格广场。”

“谁经手这个案子？”

“雷德警佐、比利·廷格尔和迪本。”

“是莫伊拉·迪本吗？”

“考虑到我们最好让她忙一点儿，你知道，让她同比利一起多工作几天没坏处。”

“那么他们做了些什么？从女孩的家、朋友、同事入手开始调查？”

“没有别的办法。太费事了，她妈妈对她女儿去晚会干什么好像一无所知。”

“那她父亲呢？”

“他做的是一年到头四处奔走的工作，几年才回一趟家，现在知道的他的最新地址是南威尔士。”

“听起来很有趣。”

“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让比利·廷格尔和迪本处理这个案子了吧？你可以同我和鲍勃·穆尔一起处理肇事逃逸的案件。我想，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这件事非常适合你做。”

“鲍勃·穆尔什么时候回来？”凯茨问。

“星期二。”探长说，“他告诉我他正盼望着再度与你合作。你高兴吗？”

“噢，我简直迫不及待了。”凯茨说。看她要发脾气，汤姆又说：“这家伙不喜欢女警察，凯茨。但自从开始干警察以来，你已经取得了两次相当不错的成绩。他会回心转意的。他



有点儿目光短浅，但毕竟是个好警察，给他一次机会吧！”

“你是了解我的，汤姆。”

“所以我才这么说，弗拉德，我太了解你了。”

她不去看他，向侍者招招手，要了一份甜酒咖啡。她满足地抿着咖啡，品味着暗褐色的香甜和意大利白兰地的醇香。麦金尼斯又叫了一杯双份贝尔酒，喝完之后，凯茨说她很满意，最好和他一起去警察局，顺便看看库克的案卷。麦金尼斯甚至没有注意到这只是个玩笑而已。

“你这样说我太高兴了，姑娘。这样星期天你就不必来上班了。”

“噢，谢谢你，先生！”凯茨说。她想表露出愤怒但不能。查看几个案子会让周五和周六的时间过得快一点儿。到了星期天他们可能需要整整一个拔河队才能把她从瓦莱丽床上拉起来。那时，她就再也不会想什么工作的事了。

他们离开餐馆后斜穿过汉宁顿，穿过诺斯街和城堡广场一直走到老斯坦因。路过帕维伦，凯茨问探长：“汤姆，你刚才说克莱尔·布伦出去练12英里跑？”

“丹尼尔·布伦说的。”

“知道她的跑步路线吗？”

“他说她到体育中心，从那儿开跑，肖哈姆路。这些案卷里都有。”

“噢，好的。”凯茨说，她想知道哪一个体育中心，附近是否有一处4英里长的短距离跑步路线。凯茨不止一次地和克莱尔·库克·布伦一起跑过。800米中克莱尔会彻底输掉。她的步速不够快。在10公里处，她会列居第二位，至少比凯茨